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0.5元
加量不加价
大合集

◎ 盗墓者的诡异经历 ◎

大
全
集
2

鬼吹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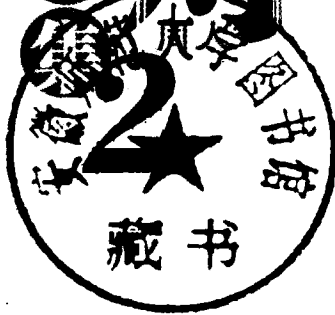
【同穴】

如来神掌◎著

文匯出版社

鬼吹灯

大全



如来神掌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鬼吹灯同人大全集.2 / 如来神掌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2.2

ISBN 978-7-5496-0402-9

I. ①鬼… II. ①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.) 第269357号

鬼吹灯同人大全集2

作 者 / 如来神掌

责任编辑 / 若晨

特约编辑 / 何静妍 杨思宇

封面装帧 / 姚姚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年2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 / 670千字

印 张 / 21

ISBN 978-7-5496-0402-9

定 价: 35.80元

目录

CONTENTS

【第一卷 蛮王古墓】

- 第1章·南张北胡\002
- 第2章·惊魂\011
- 第3章·毛乌素沙漠\022
- 第4章·战魂鬼声\027
- 第5章·再回陕北\036
- 第6章·拨云见日\050
- 第7章·惊现怪物\059
- 第8章·满载而归\068
- 第9章·不速之客\076
- 第10章·密林小村\084
- 第11章·人心叵测\091
- 第12章·秋后算账\102
- 第13章·血之吻\108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14章·铜椁竖棺\113

第15章·沙城魔国\125

第16章·密谋\138

第17章·迷失\146

第18章·血蝠妖蛾\154

第19章·天崩\160

【第二卷 邪龙神棺】

第1章·凤凰胆重现\167

第2章·潘家园寻亲\172

第3章·九尾黑猫\177

第4章·迷雾森林\182

第5章·江湖术师\186



目录

- 第6章·校园神秘失踪事件\191
- 第7章·鬼花轿\198
- 第8章·红毛粽子\201
- 第9章·真相\204
- 第10章·摸金后人\207
- 第11章·神墓\210
- 第12章·五灵朝圣血咒\213
- 第13章·勇闯神墓\216
- 第14章·幽门\222
- 第15章·鬼眼\225
- 第16章·鬼上身\231
- 第17章·灵蛇圣母\238
- 第18章·炮轰土灵\243
- 第19章·鬼门关\250
- 第20章·蛊洞\257



目录

第21章·九层古墓\268

第22章·幻境\274

第23章·神墓现身\281

第24章·阴猫\288

第25章·刺龙\298

第26章·风云再起\302

第27章·水下古墓\312

第28章·退隐\318

第29章·虚幻之象\325

第 1 卷

蛮王古墓

GUICHUIDENG 2
TONGRENDAQUANJI

鬼
火

第 1 章

南张北胡

“国弥大，家弥富，葬弥厚，含珠鳞施，玩好宝货，钟鼎壶溢，舆马衣被戈剑，不可胜数，诸养生之具，无不从者。”“奸人闻之，传以相告，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，犹不可止。”

——《吕氏春秋·节葬》

我中华几千年的文明，所积何厚也。故自古有权贵之人，生则穿金戴银，死则含珠玉衣，此乃盗墓之源也。

盗墓始于何时已不可考，但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。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记载的大侠郭解就曾从事过盗墓一行。更早一点，《庄子·外物》中描述了当时盗墓者的技术：“按其鬃，压其 ，儒以金椎控其颐，徐别其颊，无伤口中珠。”这说的是盗墓者取死者口中含珠的手法。可见在战国时，盗墓就是一种相当盛行的发家手段了。

几千年的发展传承，盗墓行内门分四支：摸金门、搬山门、卸岭门、发丘门。又被称为：摸金校尉、搬山道人、卸岭力士、发丘将军。四门各有所长，泾渭分明，就是市井传诵的：“摸金有符，搬山有术，卸岭有甲，发丘有印”了。

四大倒斗门派流传久远，各有自己的一套规矩。像新兴的那些无门无派的盗墓者，比如长沙“土夫子”之流，是人不得行家眼的。

我便出自摸金校尉一门，年轻放荡，仗着祖传的一点本事，便视天下英雄如无物，不敬鬼神，发坟掘冢，升棺发财，倒闯下了好大的名声，现在想来，惭愧不已！

声名最盛时，我与胡八一那小子并称“南张北胡”，在行内风头一时无二。这说的倒不是我们的活动范围，只是恰巧那几年电视里正热播金大侠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其中东邪西毒等称号深入人心，于是我俩便有了这南张北胡的称号了。

人啊，年纪一大，腿脚就不灵便了，“升棺发财”的事早干不动了。年轻时和林爱国、胡八一、王凯旋、大金牙他们一起冒险的日子那么让人怀念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！

故事从1968年开始，那真是动荡的年月。

就在这一年，“我有一个梦想”的马丁·路德·金遇刺，法国爆发了学生革命……同时，在北京，已经罢了课，各式批斗运动层出不穷，一帮自称“老兵”的顽主们更是在四九

城内闹得天翻地覆。

我的倒斗生涯，也开始于这一年。

北京的一处大院，明亮宽敞的屋子里，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正叼着香烟，吞云吐雾地抽得正欢。

那个头上绑着绷带，斜躺在沙发上的青年就是我，大名张涛。对面那个高高壮壮的家伙叫林爱国，这年头叫这名字的海了去了，所以我叫他胖子。虽然他根本称不上胖，不过是壮而已，但是跟我这瘦小身板一比，他倒真“胖”得可以了。

我跟胖子是发小，往上追溯一辈，他父亲跟我老子也是发小，这交情铁了去了。不过，人同命不同，胖子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参加了红军，到解放的时候，已经是三野的师长了。

我的父亲据说是个读书人，不过我没见过他，是爷爷把我拉扯大的。我爷爷是给人看相断命走江湖的相士，当时也有不小的名头。我曾祖父更是了得，人称金口玉言张四爷。

结果这运动一开始，我家就被封了，爷爷被当做传播封建迷信的坏分子被拉去批判，没多久就没了。打那起，我就在胖子家扎了窝。他家老头子也被隔离审查了，但家倒没被封，我们俩好歹还有个地方住。

住的地方有了，不过花销又成了问题。还好我家家底厚实，当时家里被抄时，我顺出了几件宝贝，就靠把这几件祖传的玩意卖到委托行，换点钱供我们用。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这不，刚在老莫潇洒完后，我俩又揭不开锅了。

“我说涛子，你再找找，就没件值钱玩意了？”胖子摸着肚皮说道。

“再没有了，就剩我这百八十斤了，要不要？”我有气无力地答道。我们哥俩已经两顿饭没吃了，正前胸贴后背呢！

“饿啊！涛子……”胖子拉长了声音，一脸幽怨地看着我，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我右手腕子上的银镯子猛看。

听了胖子那肉麻的声音，我连忙拉紧衣服，干脆地回绝了他的妄想：“这镯子是我曾爷爷传下来的，有安心宁神的作用。这可是古时候摸金发丘倒斗手艺人的宝贝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咱哥俩还用得上它呢，不能卖！”

胖子一看没戏，立马又无精打采地把自己陷到沙发里，还朝我撇了撇嘴，不屑地说：“老听你说什么自己是祖传的摸金校尉，什么机关易数，黑凶白凶的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，就没见你真去掘个坟头！得，我算看出来，你就是一狗掀门帘——全仗一张嘴了！”

“咱这是什么地方，北京城！你丫给我掘一铲子试试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，实在是顶不住了。”胖子又开始唉声叹气。

“哥们，你白长那么胖了，怎么一点也不禁饿呢！家里翻翻吧，看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”说罢我坐直了身子，转着脑袋开始四下张望起来。

胖子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说：“别找了，涛子，家里就剩一件老爷子的将校呢子大衣能值点钱了。就这，我也不敢往外卖，要不等老爷子回来把还不大耳刮子扇我……”

正说着，胖子忽然停了口，好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只见他一拍脑门，霍地站起来，拉起我就往外跑，一边跑一边对我嚷嚷：“你瞧我这猪脑子，我怎么忘了还有这玩意呢，白挨这两

顿饿了！”

我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就被这小子拉到旁边的隔间，眼瞅着他钻到床底下，搬出个沾满灰尘的红木箱子，箱子上还挂着把古色古香的锁头。

看我正研究那口箱子，胖子在旁得意地说：“怎么样，咱老林家还是有宝吧！”

我瞥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这里面是什么玩意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也不知道，小时候玩来着，还没撬开就给老爷子逮住了一顿胖揍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家老爷子那手黑着呢！”

“得得得，搞半天里面有什么你也是两眼一摸黑，那瞎激动啥，别是白高兴一场！”

胖子被我说得脸红了，扭头就往外走，边走边道：“你还别不信，这里面肯定有好玩意，老爷子宝贝着呢，都不让我碰！哥们这就找家伙把它给撬开给你开开眼！”

“回来！”我一把拽住胖子。这小子，一点耐性都没有。

“看哥们的，就这小破锁，还用得着撬！”我从怀里掏出了几根铁丝，塞进锁眼里就捣鼓起来。

“你丫行啊！”

“那是，也不看看哥们是谁！”胖子刚把脑袋伸过来，我已经把锁打开了。

开玩笑，捣鼓个锁头算什么！我曾爷爷传下来那本《寻龙补遗》里多得是机关阵图的学问，刚识字那会儿，我爷爷就拿它当教材让我比划着学写字，这熟得不能再熟了。

“好啦好啦，知道你牛，快看看，里面都有啥玩意？”

我三下五除二地把红木箱子打开了，里面一共就三样东西。一本红宝书，一个镜框，是胖子他老爹老娘的。没看出来，他那五大三粗的老爹还是个痴情种，他妈过世多年了，还藏着这相片呢！

看到最后一样，我跟胖子高悬的心总算放下了，那是一个精致的鼻烟壶。

这玩意怎么也能卖点钱吧，我把那个鼻烟壶举到眼前，对着日光细看起来。整个鼻烟壶精致小巧，大约六七厘米高。半透明的底，红色的螭龙纹环绕其身，底下款识上写着“乾隆年制”。

“怎么样？你倒是说句话啊！”

“还不错，清乾隆年的鼻烟壶，看这品相，能值俩钱！”我自信满满地给出了判断。

“你没看错？”胖子追问了一句。

“靠，这我还能看错喽，以前我家里这类东西多了去了，我从小玩到大，要不是抄家给毁了，还真看不上眼前的这个呢！”我没好气地瞥了胖子一眼。

“我就是这么一说！咱俩谁跟谁啊，还能信不过你！”胖子看说错话了，连忙补救。

“不过……这玩意怎么才是清朝的，我看你以前拿东西去换钱，至少也是明朝的，这清朝的，值钱不？”

我把鼻烟壶往怀里一塞，拽了胖子就往外走，边走边给他扫扫盲。

“这鼻烟，是明末清初才传入我们中国的，人家外国人用的是鼻盒，鼻烟壶这是咱中国的特产，清以前还没有这东西呢！”

……

说话间，我们来到了委托行，往里一瞅，上面坐着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半大小子。

这小子大名金大牙，跟我们算是哥们，也是这一代有名的顽主。前年跟人打架，大门牙让人一板砖给拍折了，他爷爷那个心疼啊，不知道从哪弄了个金牙给他镶上了。据这小子说，那牙是从死人嘴里掰下来的。他还不得觉得恶心，有事没事就咧着嘴冲人傻笑，露出金牙来显摆。一来二回的，大伙都叫他“大金牙”，他的本名倒没什么人知道了。

我跟大金牙一起打过几次架，就算是哥们了。混熟了他给我们漏了个底，原来他爷爷年轻时候也是倒斗的手艺人，传到他这辈就不干了。一来嘛，大金牙先天有哮喘，干不了这活，二来嘛，倒斗不是什么正经的行业，就没传给他。但是这小子天生对倒斗这行感兴趣，跟他爷爷在这委托行见得多了，对古董还真长了不少见识。

一看到我和胖子进来，大金牙立马眉开眼笑地跑下来招呼：“涛哥，胖哥，有日子没见了，又有什么好玩意？”

大金牙还不错，仗义，而且逢人就笑，自来熟。就是那颗金牙闪闪发光的晃人眼。

“好好说话，别眉开眼笑的，晃得慌！拿去，清乾隆的鼻烟壶。”

大金牙没说什么，笑着接过我递过去的鼻烟壶，细细地看了起来，一边看还一边啧啧出声。好半晌，他的眼从才鼻烟壶上拔出来。“涛子也不是外行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这鼻烟壶是好东西，保存的也还不错，就是乾隆年间的这玩意存世太多，值不了多少钱……”

说到这，大金牙就说不下去了，看到旁边胖子正把拳头捏得噼啪响。

“得得得！”我挥了挥手让他别侃了，“我看你就是打鼓儿的命，反正到你嘴里就没好东西。我说你以后混不下去，就去捣腾古玩，光靠你这张嘴，就能蒙不少人！你直接开个价得了，废话少说！”

咱哥们缺这点钱开饭，也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，认了。

“那就100块，行就成交了！”大金牙爽快地说。

“咦，几天不见，你小子良心见长啊！”这个鼻烟壶，就眼下这世道，能卖个五十我就知足了，没想到大金牙一开口就是一百。

“咱俩谁跟谁啊。”大金牙说着凑上前来，掏出烟发了一圈。

“得了哥们，我还不知道你，直说有什么目的！”

“也没什么，不是过几天你跟胖哥就要去插队了嘛，我打听了，你们学校是去陕北，那自古就是倒斗的好地方啊！咱哥俩合计合计，论到冥器，兄弟我还是有点路子的！”

被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也活动开了！陕北那地方不知道怎么样，要真过不下去了，这也是条道。

“那先这样，我们再联系！”从大金牙手里接过钱，拉着胖子走了出去。

“那好，哥们就等你的消息了！”大金牙从我话里听出有门，屁颠屁颠地把我俩送出门口。

出了委托行的大门，我跟胖子到老莫餐厅结结实实地大吃了一顿。过几天我就要去陕北插队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吃上这口。

那一年，我，胖子，大金牙都是18岁。

那一年，我跟胖子被火车拉到了陕北的山沟沟里，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。

那一年，胡八一和王凯旋插队到了内蒙的岗岗营子。

……

就这样，我跟胖子坐了几天火车，来到了沟壑纵横的陕北黄土高坡，到达了我们的插队的穷山沟——柳树村。

早听说过陕北穷，却没想到穷成这样，眼睛能看见的地方，一点儿绿都没有。听台上讲话的李支书的口气，这窝窝头还不管饱……

刚来到这地方，身上的黄尘都没抖干净呢，谁有兴趣听李支书那老头唠叨，除了我和胖子，一行的还有两女两男，一齐打起了哈欠。好在李支书交了两句就不说了，我们找他领了上级发给我们知青的口粮，然后回到分配给我们的窑洞，开始了知青生涯。

夜里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搅和得胖子也睡不好。

他捅了捅我，小声说：“涛子，睡不着？”

“嗯！这还给你也整醒了。”

“不说这个，涛子，刚黄建国他们数了数，我们的口粮根本撑不到麦收，还差好几个月呢！你说咱哥俩怎么办？”

黄建国就是跟我们一道来的男知青，清点粮食什么的都是他们做的。

“怕什么，村里难道还能让我们饿着！”

“我听李老头说了，咱这地贫着呢！遇到好年景混个半饱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是啊，村里人说了，十年里头最多有三年光景还可以。过俩月就断粮了，咱总不能讨饭去吧！”

“哼！讨饭？咱丢不起那份面儿，到时看哥们的，凭咱这‘手艺’混顿饱饭没问题！”

两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。我蹲在地上，一边看着夕阳西下，一边心中咒骂不已：老天怎么黑得这么快，眼瞅着就到晚饭时间了，可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祭咱的五脏庙？

胖子挑完了水，走过来蹲在我身边，唉声叹气了好一阵子。

“涛子，你那还有东西没，咱再找老乡换点吃的去！”

我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早没了，难不成你还想把我穿的这身也给扒了？”

“那怎么办？涛子，你上次不是说看你的手艺吗？看你这几天活也不干，整天就在这黄土疙瘩上晃悠，有眉目了？”

想到这就郁闷得不行。我曾爷爷虽是摸金世家出身，但摸金校尉的看家本领“寻龙诀”却没学到手。摸金校尉不是那些个没品的盗墓贼，一般行事讲究留后路。像我老张家这样的世家，不止倒斗的时候讲究这些个规矩，就连对自己也讲究留个后路，免得断了香火。

我曾爷爷——张四爷，正好是他那辈挑出来留香火的人，但是祖传的寻龙诀没学到手。老爷子从小就对倒斗这行感兴趣，虽然学不得那分金定穴的奇术，却把摸金校尉一门的机关易数学了个八九不离十。

这位张四爷年长后以道士身份游荡四方，以看相算命为生，凭他老人家的易数造诣，很快就声名雀起。他年齿渐长后便不再游荡，娶妻生子，并著有一本《寻龙补遗》留与后人。其中分为易、术二篇，易者记载了易数机关之学，术者则是张四爷游荡江湖时学来的几乎茅山派画符捉鬼的小伎俩。他老人家一生以未能学得寻龙诀为憾，故称为寻龙补遗。

那本祖传的《寻龙补遗》早让我学得差不多了，可是，没有摸金校尉祖传的风水之术，根本找不到古墓，这下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！

“这么着吧，咱去找村里的马大爷问问，这附近有啥古墓没，省得跟没头苍蝇似的乱找。”

就这么，我跟胖子两个人晃晃悠悠地朝马大爷的窑洞走过去。

“马大爷，咱哥俩看你来了！”我跟胖子到了他家，也不敲门，一把推开门就往里走。

“是你们啊！吃了没？”马老头明显刚吃过饭，饭碗还在炕桌上摆着呢！

“没呢！”胖子是个实在人。

我赶紧笑着说：“吃了吃了，刚是逗您玩的！”

“你这娃，就会逗你叔，说说，找俺啥事？”马大爷明显松了口气，满脸的皱纹都松开了。

“也没啥事，就是想跟您打听打听，咱这柳树村附近有啥古墓没？”我开门见山地说。

“古墓？”马大爷拿起旱烟袋在桌子上敲了敲，点上了火，半晌才说道：“你们也是这个……手艺人？”

一边说着一边还把炕桌上的空碗倒过来扣在桌上，然后伸手把碗翻了翻！

我跟胖子一眼愣了，没想到啊，这老家伙深藏不漏，知道得不少啊！

“我说大爷，这日子实在过……”

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老人家挥手打断了，他吸了口烟，说：“你们的情况俺也知道，至于这个嘛……”

话说着，马老头又翻了翻那碗，“解放前村子里也有人干过，都是瞎挖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俺叔就是这么走的！”

我一听有戏，抖擞精神问：“这么说还真有？没事，咱没有金刚钻，也不揽这瓷器活！”

马大爷又迟疑了一阵，才缓缓张口：“娃啊，你说这古墓，咱村附近还真有！就在离这不到一里地的地方，听说是宋代的。”

不到一里地？不可能啊，我虽然手艺潮点，但这周围都看遍了，有的话不可能瞒得住我的眼睛。

老人家一看我的神色就明白了，接着说：“你们不知道，俺们这地界多得是沟，看着只有一里来地，可中间隔了条沟，要是走过去，至少得绕三四十里的路！”

老人家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沾了茶水在桌子上给我们画起来地图，“咱村的背面有一条沟，沟的对面就有一座古墓，俺叔他们就是钻到那里再也没能出来。”

弄明白在哪就好办了，我神色轻松地说：“大爷，您这有家伙没，借两把使使！”没工具也白搭，总不能靠两只手刨吧！

“有着哩，都是我叔那辈传下来的，尽管拿去使！”说完，大爷就让婆姨去把工具取了过来，一看到东西，我眼睛当场就亮了，居然有洛阳铲！

从马大爷家拿了把洛阳铲，还有两把普通的铲子后，我拉着胖子就往我们住的窑洞那赶，窑洞里还有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：口罩、手套、蜡烛和绳子。

第二天午后，我跟胖子带着工具，提了个笼子装了两只好不容易逮来的麻雀，走了三四十里路，来到了马大爷说的那地方。

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爱不释手地摸着手上的洛阳铲，一旁的胖子看着不乐意了，“涛子，不就把破铲子嘛，你看得那么起劲干吗！”

“你知道这是啥不？这可是洛阳铲！”我两眼一翻，鄙视胖子的无知。

“洛阳铲？”胖子一听来精神了，一把从我手里把铲子夺了过去，细细地看来起来。没一会儿，他把铲子递了过来，失望地说：“传得那么悬乎，也没什么嘛！”

“本来就没什么，这铲子就是用来打点的，可以把地里的土带出来，靠分辨土质可以知道底下的墓是什么年代的，大致是什么样的！没点真本事，这把洛阳铲就是一废物。老爷子他叔能使这玩意，一定是个专业倒斗的！”

到了地方，我提起洛阳铲就在沟旁开始打点，一铲子下去，带上大约三分之一铲子的土。按照书里说的办法，我仔细地分辨着打上来的土质，然后碾碎了放到鼻前闻味道。

一旁胖子不耐烦了，提起铲子就准备开掘。

这小子，就是没耐性。我一把拽住他，骂道：“你丫消停点，有你这么倒斗的吗！这可是手艺活，你一边歇着去，看哥们的！”说完不再理会嘟嘟囔囔的胖子，开始在沟旁细细地打点，这一忙眼瞅着就到傍晚了。

“涛子，你倒是快点啊！别等会儿墓还没掘开，咱哥俩先给饿晕了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过来看看这个！”我拉过胖子，让他看我在打点时标出的墓穴范围。

“你丫行啊！就这么打几个点就能把墓探出来了！”

我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却着实纳闷！底下是个土洞单室墓，没有砖瓦，单纯掘个土洞，然后把土夯实成室，这个不是宋墓的风格啊！

“朝这往下打洞，就可以直通停放棺椁的墓室了。”我指了指刚做已经做出标记的地方，示意他可以开挖了。

我坐到沟旁开始抽烟，看胖子开始卖力气。这种葬在山沟沟里的墓，该不会太结实，也不会有什么机关，胖子笔直地往下挖就是了。

“涛子，快过来看！”我抽得正美着呢，胖子那边就开始大呼小叫起来。

不会这么快吧！我走过去一看，只见地上一个洞，黑呼呼地直通地下，旁边只有不多的一堆新土。

我蹲下去仔细看了看，抬起头对摸不着头脑的胖子说：“这是个盗洞！”

胖子一脸兴奋地说，“涛子，你看这洞谁挖的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，估计就是老爷子他叔吧，好本事，跟咱哥俩有得一拼，连选点都一样。”

“那……这就下去？”胖子迟疑地说。

“想死就去，这洞有几十年没透气了，谁知道会有什么有毒气体。先放麻雀！”

我们把鸟笼拴上绳子，将绳子一头绑在旁边的树上，就这么直直地把鸟笼子放了进去。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结果，我跟胖子就到旁边抽着烟等。没一会儿，我就觉得胖子不对劲了，要放在平时，一闲下来他的嘴就贫个不停，今儿怎么搞的，一句话都不说。

“胖子，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“涛子，咱等等真要下去？”胖子迟疑地说。

“你丫不是怕了吧？”

“我林爱国怕过什么，天塌下来也当被盖！”胖子直着脖子嚷嚷道，不过马上声音又低了下去，“就是这心里……有点虚！”

虚怯、惊疑这东西最容易在人群中传播开来，再让胖子这么心虚下去，我估计也得受影响，得想个办法激激他。

“我说胖子，咱两顿没吃了吧！”

“是啊，饿死我了！”胖子苦着脸揉着肚子说道。

“那咱就这么饿着？”我又加了把火。

半晌，只听他一声怒喝：“靠，掘他娘的，咱老林怕过啥来。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，怕死不摸金！”说罢胖子一提铲子就要下盗洞。

我连忙一把拽住胖子，“急什么，这墓它又跑不了，再等等，咱摸金校尉有规矩，天明不摸金！”

……

没一会儿，天就全黑了，我跟胖子就着月光，来到盗洞旁提起了鸟笼子。两只麻雀都还活蹦乱跳的，证明墓里的空气是流通的。

细细检查了一遍绑在树上的绳子，确定它足够结实了。我们俩戴上口罩，提了家伙准备下盗洞。

估计是刚被我的话刺激了，胖子现在胆气雄壮，大手一挥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先下！”他提了铲子就着绳子就开始往下溜，我紧跟着也顺着绳子下去了。这墓埋得还真不浅，都下去三四米了还够不着底，四周黑压压的，我只觉得一阵阵的气闷。这是心理作用，刚刚话说得傲气，真下来了，我心里还是不由得有些忐忑。

我一手提着铲子，一手拽着绳子，艰难地一点点把自己往下放。之所以要带上铲子，一来没点防身的家伙心里不塌实，二来要是在下面被困住了还可以反打个盗洞出来。

前后左右都是黑呼呼的，下来不过几秒钟，却觉得过了几个小时一般。我正怕绳子不够长时，胖子的声音从下面传来。

“涛子，到了到了！”

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腐味，这么久的古墓了怎么还会有腐烂的味道？那种喘不上的气的感觉又出现了。

“涛子！”胖子轻呼了一声，声音在墓室里回荡了开来，久久不散，越到后来，听着越不像胖子的声音，似乎来自九幽之下，丝丝颤音中带着冻人骨髓的冷意。

“不要咋咋呼呼的，人吓人吓死人知道不？”我放低了声音回了一句，话一说出口，压力陡然轻了许多，一颗心也慢慢放了回去。

“接下来……咱怎么办？”胖子难得地没跟我犟嘴。

我定了定神，仔细回想了下《寻龙补遗》里面的描述，尽量用平稳的语气说：“点蜡烛，放到墓室的东南角去。稳着点，灯灭不摸金，别白忙活了！”

胖子应了一声，窸窸窣窣的声音越响越大，就是不见一点亮光。我心里毛了，埋怨道：“胖子你怎么搞的，点个蜡烛这么久！”

“火找不着了！”胖子声音低低地传来。

我差点没晕过去，我这边吓得半死，他那边却连火都找不着……

“你就是一孙子，想气死我直说！”实在忍不住了，这黑不溜秋的，连下来的那条绳子都找不着，要是点不着火，回都回不去。

念头还没转完，眼前忽然一阵大亮，映出了胖子那张大脸。